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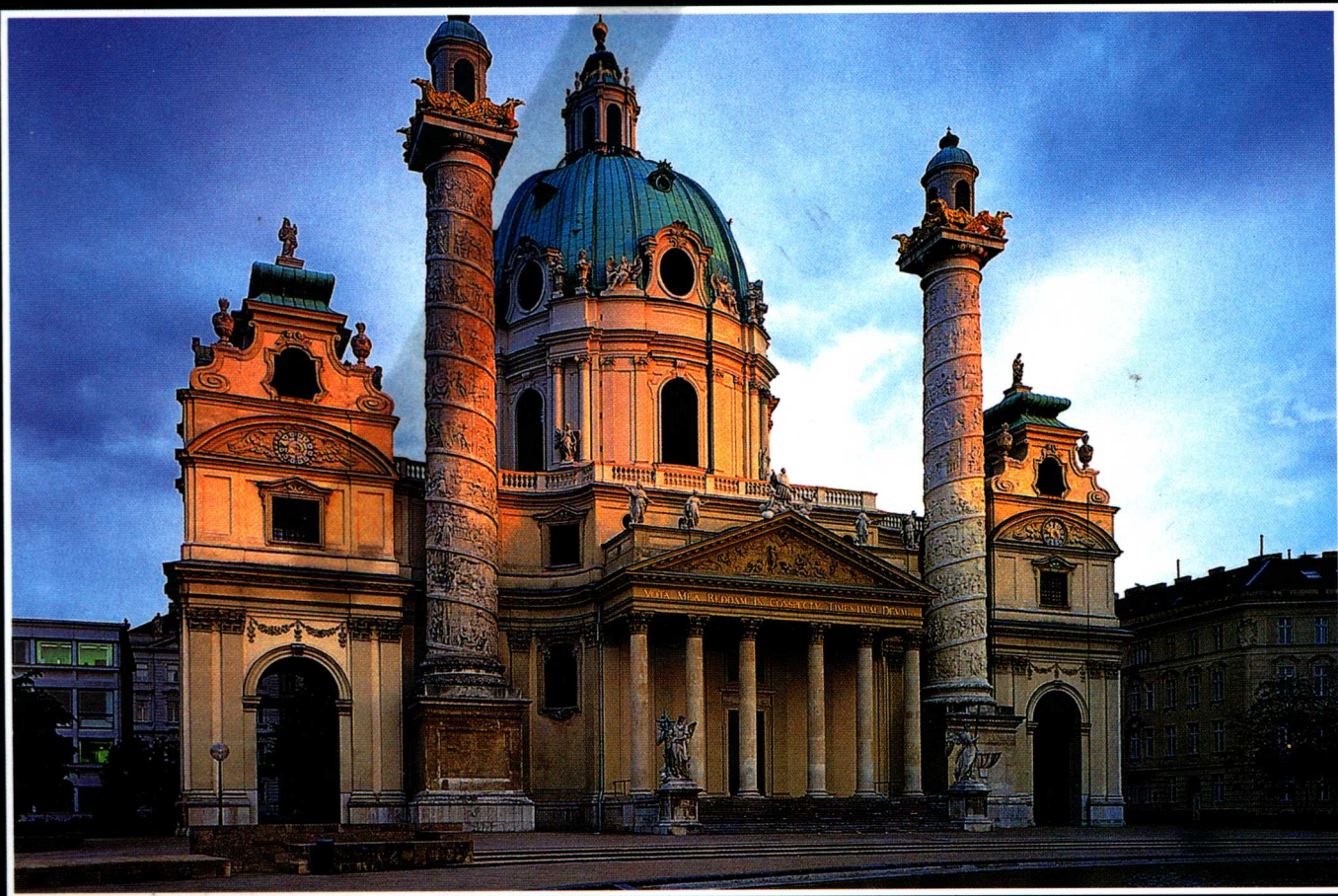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成果

世界建筑史

巴洛克卷

· 下册 ·

王瑞珠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设部、人事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资助项目

王瑞珠 编著

世界建筑史

巴洛克卷

· 下册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建筑史·巴洛克卷 / 王瑞珠编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112-13448-9

I. ①世… II. ①王… III. ①建筑史—世界②巴洛克艺术—建筑史—欧洲 IV. ①TU-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6344 号

责任编辑: 刘静 张建

责任校对: 陈晶晶

世界建筑史·巴洛克卷

王瑞珠 编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127 $\frac{1}{4}$ 字数: 3926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一版 201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800.00 元 (上、中、下册)

ISBN 978-7-112-13448-9

(2121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第五章

德国和中欧地区

第一节 德国 (含普鲁士)

公元 1500 年前,西方沿海国家在文化领域已经开始向土耳其和俄罗斯边界方向渗透。而使用德语系统的国家,和这些更发达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及勃艮第等地区相比,由于自然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在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开始之前,和新教改革派及天主教反改革派相联系,建筑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创新。但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年的战乱局面(战争期间,主要战场大都位于德国或德语地区)。从 1600 年后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因此而中断。直到 17 世纪最后几十年,世俗和宗教建筑的投资者,特别是握有绝对君权的朝廷和反宗教改革派的教会,才开始筹得一定的资金,国家的生产和建筑活动亦得以在 1690 年左右恢复。但在这片地区,巴洛克建筑的充分发展和大规模建筑活动的展开,一直要等到 18 世纪才真正实现。也就是说,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巴洛克建筑的演进明显滞后。

德国的巴洛克风格是神圣罗马帝国艺术的最后表现。当时占据了欧洲中部的这个庞大帝国除现在的德国本土外,还包括普鲁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和意大利北部米兰等地,稍后又扩展到比利时、匈牙利和波兰。在历史上,德国和意大利有着悠久的联系,施瓦本地区则和瑞士德语区关系密切;在 17 世纪,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又处在法国文化的影响下。然而,德国

人总是能战胜或融化意大利的优势或法国文化的影响,多样化的民族构成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具有独创精神的斯拉夫民族,不仅能容纳各种外来风格,同时还能促使它们在本地扎根成长。人们很难说在勃艮第或布列塔尼地区有巴洛克艺术的存在,但在施瓦本、波希米亚和莱茵兰地区却可找到这种风格的踪迹,其中还纳入了西西里或皮埃蒙特地区的特色;艺术家个人的才干也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得到了施展。促成意大利巴洛克艺术繁荣的个人自由,同样在这里得到传承并使创作达到很高的水平。当然,巴洛克的理想,和此前的哥特风格一样,在修成正果之前也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其最后成就,是综合了周围地区的各种成果并加以深化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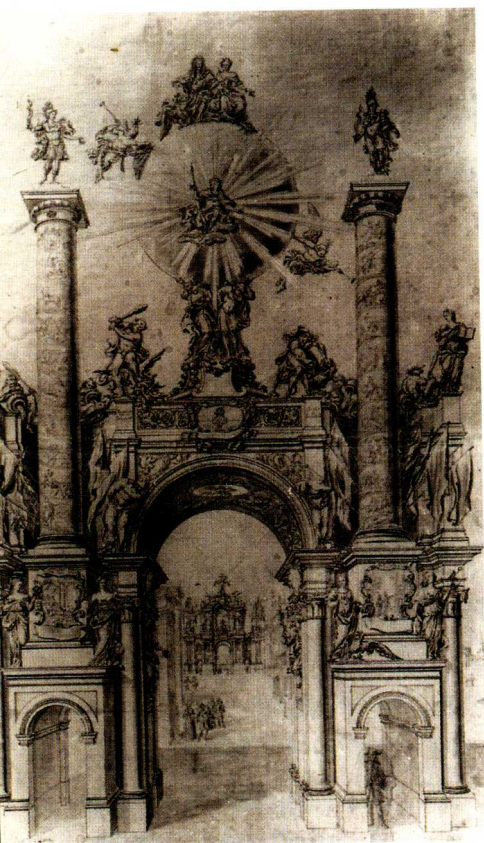
到 17 世纪 80 年代末,德国人终于让建筑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手中。布拉格的例子可充分说明这一演化过程。1680 年,在这个城市,意大利和德国建筑师的数量分别为 28 比 7;10 年后两者基本达到平衡;此后,本国人开始反超。瓦格纳·冯·瓦根费尔斯在记述 1690 年约瑟夫一世维也纳入城式时的一席话清楚表明,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由于建造庆典凯旋门的任务委托给菲舍尔·冯·埃拉赫(1691~1766 年,图 5-1)而不是他的意大利竞争者,这位作者不无骄傲地说,“在(竞赛)期间,尽管外国人(的方案)也得到考虑,

但德国艺术照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和诗歌相比，这个国家在艺术和音乐领域更早地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土耳其人的进攻和来自西面的威胁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发展。随着斯特拉斯堡的沦丧，维也纳从一个临近边境的要塞城市变为庞大帝国的都城，柏林和德累斯顿的地位也开始得到提升。帝国的理想再一次得到复活。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压力得到缓解，多年积累下来的创作需求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无论是君王还是庄园主，修道院还是市政当局，都不吝投资大兴土木；

像舍恩博恩这样一些贵族世家，在建筑上的热情更是令人难忘。在德国北部，通过菲舍尔·冯·埃拉赫和施吕特的努力，移植意大利早期巴洛克风格的做法已趋于成熟；它和西方古典主义的结合已成为欧洲宗教史的重要篇章，其影响更是超出了德国的边界。丁岑霍费尔家族各建筑师也是这一潮流的追随者，但在这一领域开先河的仍非菲舍尔和施吕特莫属。从此，德国有了自己的声音，欧洲的建筑景观，也因此变得更为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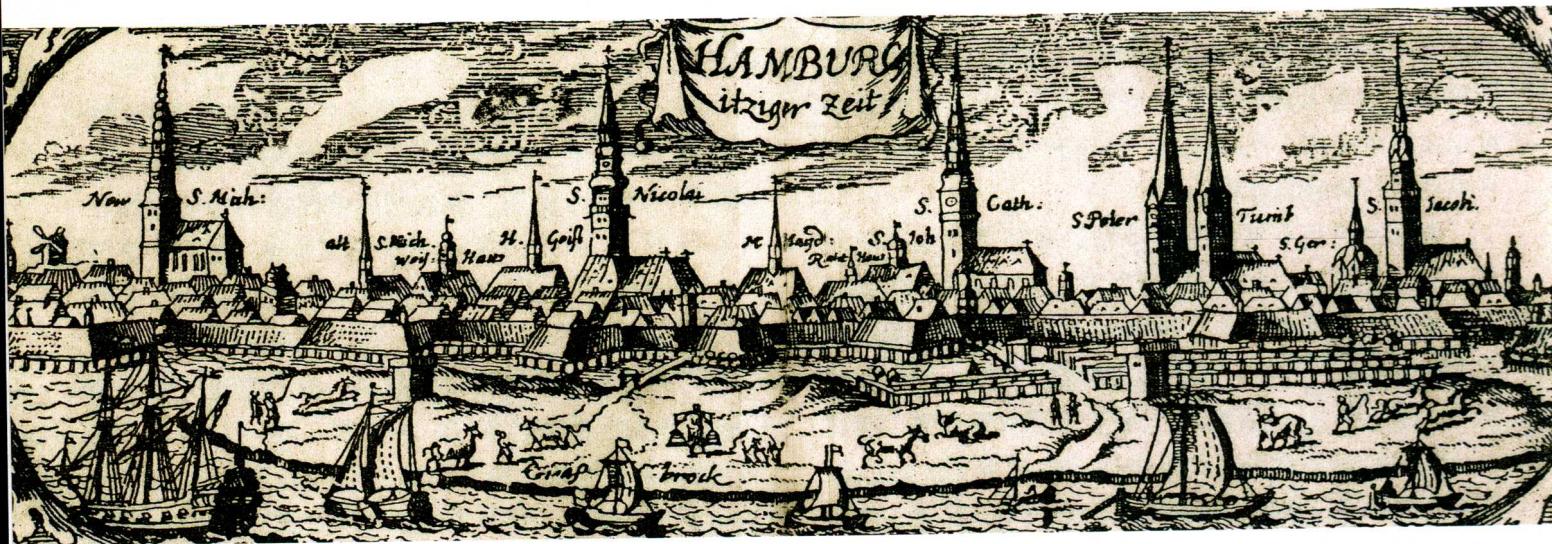
城市和宫殿府邸的建设是这时期的一道壮美的风景。有些城市在扩大过程中形成了巴洛克的街区，特别



(左上) 图 5-1 菲舍尔·冯·埃拉赫：约瑟夫一世维也纳入城式凯旋门设计方案（1690 年，原稿现存维也纳 Graphische Sammlung Albertina）

(右上) 图 5-2 汉堡 约 16 世纪下半叶城市景观（版画，作者 Georg Braun，取自《Civitates orbis Terrarum》，原稿现存热那亚 Museo Navale）

(下) 图 5-3 汉堡 1696 年城市景观（图示易北河和阿尔斯特河交汇处景色，汉堡没有受到 30 年战争的破坏，在整个 17 世纪都保持着经济上的繁荣）





(上) 图 5-4 石勒
苏益格 戈托尔普宫
邸 (1698~1703 年)。
南翼, 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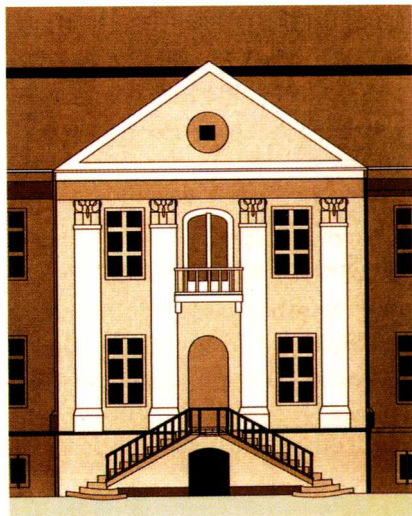
(下) 图 5-5 哈瑟尔
堡 府邸。大厅 (1710
年), 内景

是在规划上增添新区或在宽容的主教治理下城市趋于繁荣之时；前者如卡塞尔、埃朗根和波茨坦，后者如维尔茨堡、艾希施泰特或明斯特。市区宫殿则通过各种方式与城市联系：或位于城市端头，如曼海姆（见图 1-27）；或布置在圆形街道体系的中心，如卡洛斯鲁厄（不过，在革命时期，这些宫邸也最容易首当其冲遭到破坏）。位于郊区的宫邸，既可和城市通过运河联系（如宁芙堡），也可通过其他的灵活方式相通。夏宫往往布置在花园里的独立地段上，如波默斯费尔德或布吕尔各地的情景。

这时期的宫邸平面通常形成马蹄铁形（即两肢向前伸出），居住翼位于院落和花园之间，用于管理的附属建筑布置在侧翼内或次级院落周围。主院以铁栅栏或用不高的横翼封闭。宫邸内部通常由一组主要厅堂和系列套房组成。主要厅堂包括前厅、朝向花园的沙龙（sala terrena，图 5-237）、楼梯、前室和大厅。但除了楼梯间单设的情况外，一般不会配得如此齐全。这种组合体系在罗马的巴尔贝里尼宫已大体形成（图 2-298），并在法国的沃 - 勒维孔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图 3-91，布置在轴线上的前厅和沙龙，形成主院和花园之间的联系环节）。德国宫殿基本沿袭这种形制，但在具体做法上，有诸多变化：如在维也纳的上观景楼（图 5-553），大厅和楼梯合在一起，将若干要素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而波默斯费尔德的舍恩博恩府邸（1711~1718 年）则相



反，在扩大的居住翼内安置楼梯间。在法国，楼梯作为一种灵活的过渡部件，设计上主要考虑优雅和舒适的要求（图 3-703）。但在波默斯费尔德（图 5-235），在通



向首层沙龙入口大门的通道两侧，如威尼斯圣乔治主堂修道院那样设置了极为壮观的双跑大楼梯。

除了这些大型宫殿外，贵族的城市府邸和乡间别墅亦开始大量涌现，即使是条件一般的人往往也根据各自的经济实力尽量模仿这些样板。在风格上，它们不像法国的同类建筑那样单一，地方特色的表现要更为丰富。从汉堡（图 5-2、5-3）到格拉茨，从萨尔布鲁克到科尼斯堡，资产者的建筑可说是千变万化，室内外装饰上尤为自由。

在阿尔卑斯山北侧，装饰往往具有更广泛的功能作用，是基本构图语言的组成部分。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人们对形体具有特殊的敏感，而德国人则更喜用连续的线条来表达各种情感。自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题材相继涌入德国，如 15~16 世纪在意大利古代遗迹中发现的怪异装饰、东方的阿拉伯和摩尔图案、荷兰的镶嵌或涡卷花饰（后者往往模仿卷曲的金属条带并

（左上）图 5-6 哈瑟尔堡 府邸。门楼（1763 年），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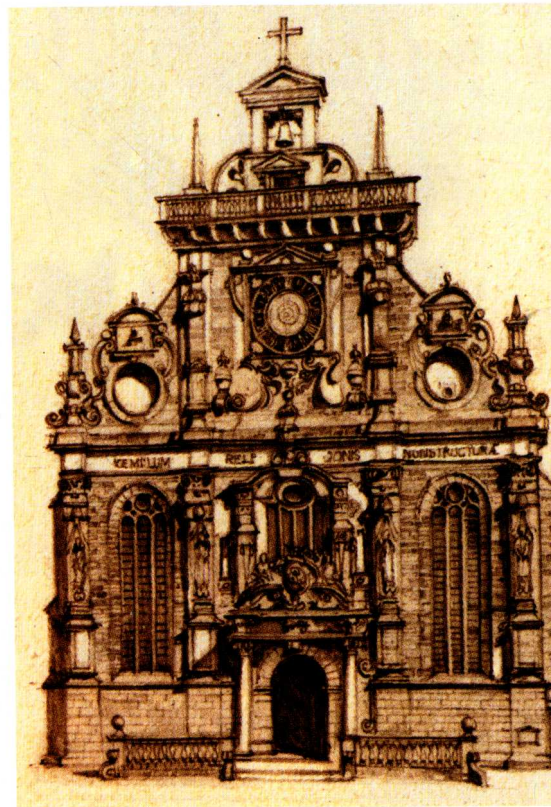
（中上）图 5-7 普龙斯托夫 领主宅邸（1728 年）。立面

（左下）图 5-8 雷林根 新教教堂（1754~1756 年，建筑师凯·多泽）。外景

（右上）图 5-9 汉堡 圣米歇尔教堂（1750~1757 年，塔楼 1786 年，建筑师恩斯特·乔治·松宁）。外景（版画，作者 A.J.Hillers，约 178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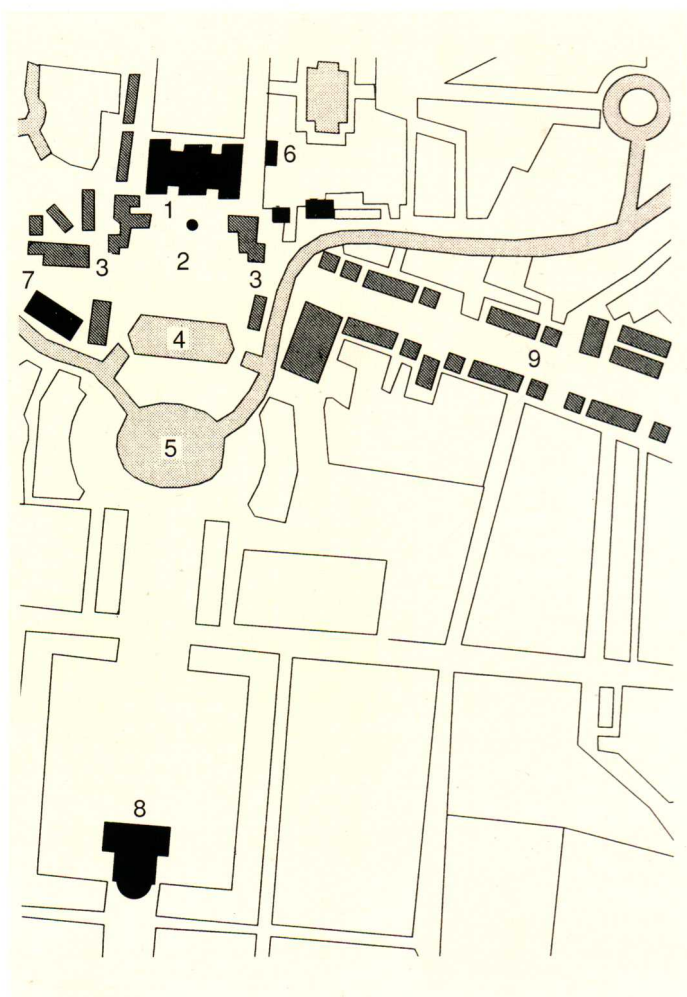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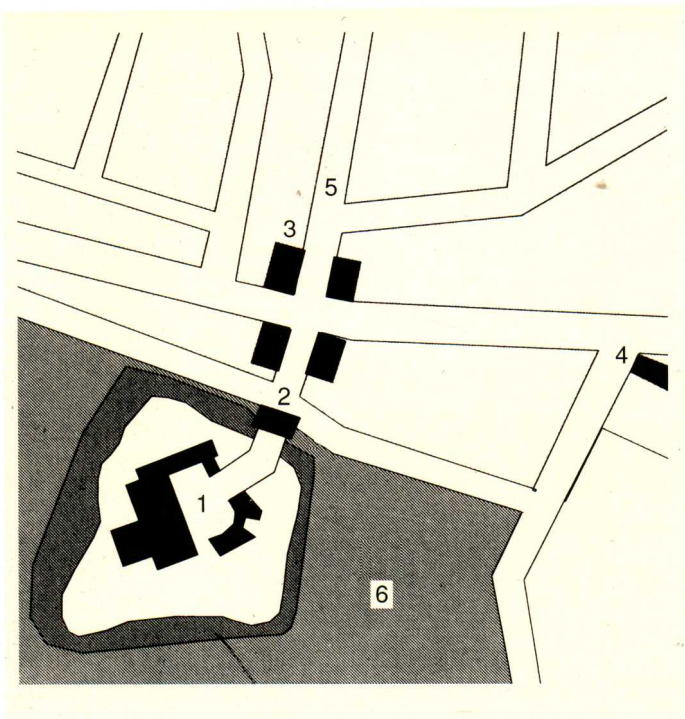
(上) 图 5-10 汉堡 圣米歇尔教堂。歌坛内景

(下两幅) 图 5-11 比克堡 新教教堂 (1611~1615 年)。外景



带有各种手法主义的奇特表现)。这些异想天开的造型进一步通过出版物传播到各地（如弗雷德曼·德弗里斯和文德尔·迪特林的著作，前者出版于 1565 年，后者的《建筑》发表于 1591 年）。在德国北部比克堡宫邸的“金

厅”(1610 年),尚保留有极其丰富的这类装饰。在这以后,又出现了皮革、涡卷和枝叶状的装饰,其中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哥特建筑的痕迹;1650 年的所谓“软骨风格”(style en cartilages)则成为洛可可风格的前兆。所有这



(左上) 图 5-12 比克堡 中心区建筑群。平面示意, 图中: 1、宫堡及壕沟, 2、门廊, 3、老市政厅, 4、教堂, 5、第一条巴洛克干道 (今车站大街), 6、宫堡公园

(左下) 图 5-13 比克堡 宫邸。大门 (17 世纪初)

(右) 图 5-14 路德维希斯卢斯特 宫邸建筑群。总平面示意 (图中: 1、宫邸, 2、宫邸广场, 3、附属建筑, 4、瀑布, 5、水池, 6、泉室, 7、马厩, 8、教堂, 9、宫邸大街)

些题材都为人们在装饰的自由组合和搭配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另一方面, 更为严格的造型, 如几何嵌板、椭圆形、藻井和浅浮雕, 也继续得到应用^[1]。17 世纪中叶以后, 人们又重新像法国那样, 要求装饰服从于建筑; 并在 1665 年后, 出现了优雅的莨苳叶及花边饰 (多用于白色底面上, 图 5-308)。此后, 灰泥装饰均由专业设计师及工匠制作。在意大利移民的参与下, 德国南部的韦索布伦学派在这方面更获得了特别的声誉。

在德国, 实际上可能只是在施瓦本、巴伐利亚和法

兰克尼亚地区, 人们才能见到表现单一并占主导地位的巴洛克风光。德累斯顿和波茨坦等城市, 可视为从城市全貌上体现巴洛克艺术的光辉榜样; 而在国家的其他地区, 地方特色的表现往往给人们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领主宅邸、福格尔斯山的半露木构教堂或明斯特等地的临水宫堡, 等等。

下面我们将按地理分布, 对这些巴洛克建筑进行考察。为了便于人们的理解, 我们将大体按现行的国家分界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这些巴洛克建筑的历

(上) 图 5-15 路德维希斯卢斯特 宫邸 (1764~1796 年, 建筑师约翰·约阿希姆·布施)。外景

(下) 图 5-16 布吕尔 奥古斯图斯堡府邸 (1724 及 1728~1740 年, 建筑师约翰·康拉德·施劳恩、弗朗索瓦·德居维利埃)。东立面外景



的领主宅邸、宫堡及教堂。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 17 和 18 世纪的领主庄园和宅邸, 构成了最富特色的巴洛克风景。和朴实简洁的新教教堂相比, 在这里人们采用的极具特色的建筑语言, 显然具有更多的变化和活力。和欧洲其他各地一样, 巴洛克时代的建筑艺术,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及伯爵领地, 主要也是为政治服务。戈托尔普公爵和丹麦国王的纠葛是丹麦王室和地方领主之间领土之争的典型例证。在石勒苏益格, 建于 1698~1703 年的戈托尔普宫邸南翼, 形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宏伟宫殿 (图 5-4)。在前面提到的政治冲突期间, 戈托尔普公爵们在对抗丹麦人时取得了瑞典的保护与支持。因而, 戈托尔普宫邸在建筑构造及比例上与斯德哥尔摩宫堡 (始建于 1697 年, 建筑师小尼科迪默斯·特辛) 的相似显然不是纯粹的巧合, 也不是简单的艺术情趣或爱好使然。当丹麦的巴洛克建筑倒向荷兰一方时, 瑞典的巴洛克建筑却表现出神圣罗马帝国的风范。实际上, 上述斯德哥尔摩的这位建筑师, 已经受克里斯蒂安·阿尔布雷希特公爵的委托, 完成了戈托尔普宫邸新建筑的设计, 只是因为资金短缺未能及时施工。直到阿尔布雷希特的继承人腓特烈四世公爵上任后, 才得以将这个设计

史演进和联系, 因为各地建筑在分布上的差异及相互影响, 只有通过相应的历史背景, 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一、德国北部地区

在论述北部地区的这一小节, 我们主要涉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汉堡和下萨克森等地



本页：

图 5-17 布吕尔 奥古斯图斯堡
府邸。花园面远景

右页：

图 5-18 布吕尔 奥古斯图斯堡
府邸。花园面全景

付诸实施。然而这位公爵却未能享用这个新的宫邸，因为在室内完全竣工前，1713 年（即在 1700~1721 年的北方战争期间），所谓“戈托尔普国”（État de Gottorp）连

同它的这栋建筑，全都落到丹麦人手里。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的大量领主宅邸都力求从意大利建筑中汲取灵感，因而具有明显的“反丹麦倾





图 5-19 布吕尔 奥古斯图斯堡府邸。餐厅，内景

向”。在这方面，最优秀的实例是约建于 1710 年的丹普府邸的前厅，其设计人卡洛·恩里科·布伦诺是一位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建筑师。这是个高两层、饰有华丽灰泥造型的大厅，在一半高度处，布置了一道优雅的环廊，可通过一个双跑楼梯上去。天棚上洛可可式的装饰背景前，是好像要飞下来的吹着喇叭和长笛的天使；灰泥造型制作得极富美感，它们和天棚的联系极为轻盈，处处令人叹为观止。尤为独特的是，这个前厅同时用作宴会厅、接待厅和礼拜堂。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除了这个前厅外，最著名的这类巴洛克建筑，还有同样表现出意大利特色和氛围的哈瑟尔堡府邸的大厅（图 5-5）。1710 年为德纳特伯爵绘制这个大厅壁画的，可能就是上述布伦诺的一位意大利同胞。通向环廊的楼梯制作精美，但灰泥装



图 5-20 布吕尔 奥古斯图斯堡府邸。圣内波米塞娜礼拜堂，内景

饰效果上较为朴实。从环廊上可看到立体感逼真的一圈“假层”，就这样，通过透视技法精心制作了一组虚幻的建筑风景。同样表现各种神灵的这组巨型壁画，使人想起南边维尔茨堡和波默斯费尔登的府邸，以及北方瑞典的皇后岛宫堡。在府邸中央轴线上，离主体建筑约 600 米远处，是 1763 年建造的门楼（图 5-6）。其雄壮的球茎屋顶上承顶塔，整个建筑造型如楼阁。稍稍凸出的条带和不施装饰的墙面使建筑具有一种高贵和含蓄的外貌，和边上朴实的附属建筑协调地搭配在一起，与大厅那种欢乐甚至是纵情的表现则恰成对比。

埃姆肯多夫和普龙斯托夫两地的庄园基本上按同样的方式布局。在其他农庄，立面大都遵循实用的原则，惟变体形式较多：中央部分通常向前凸出，用巨型壁柱分划，上冠弓形或三角形山墙，双跑楼梯通向在不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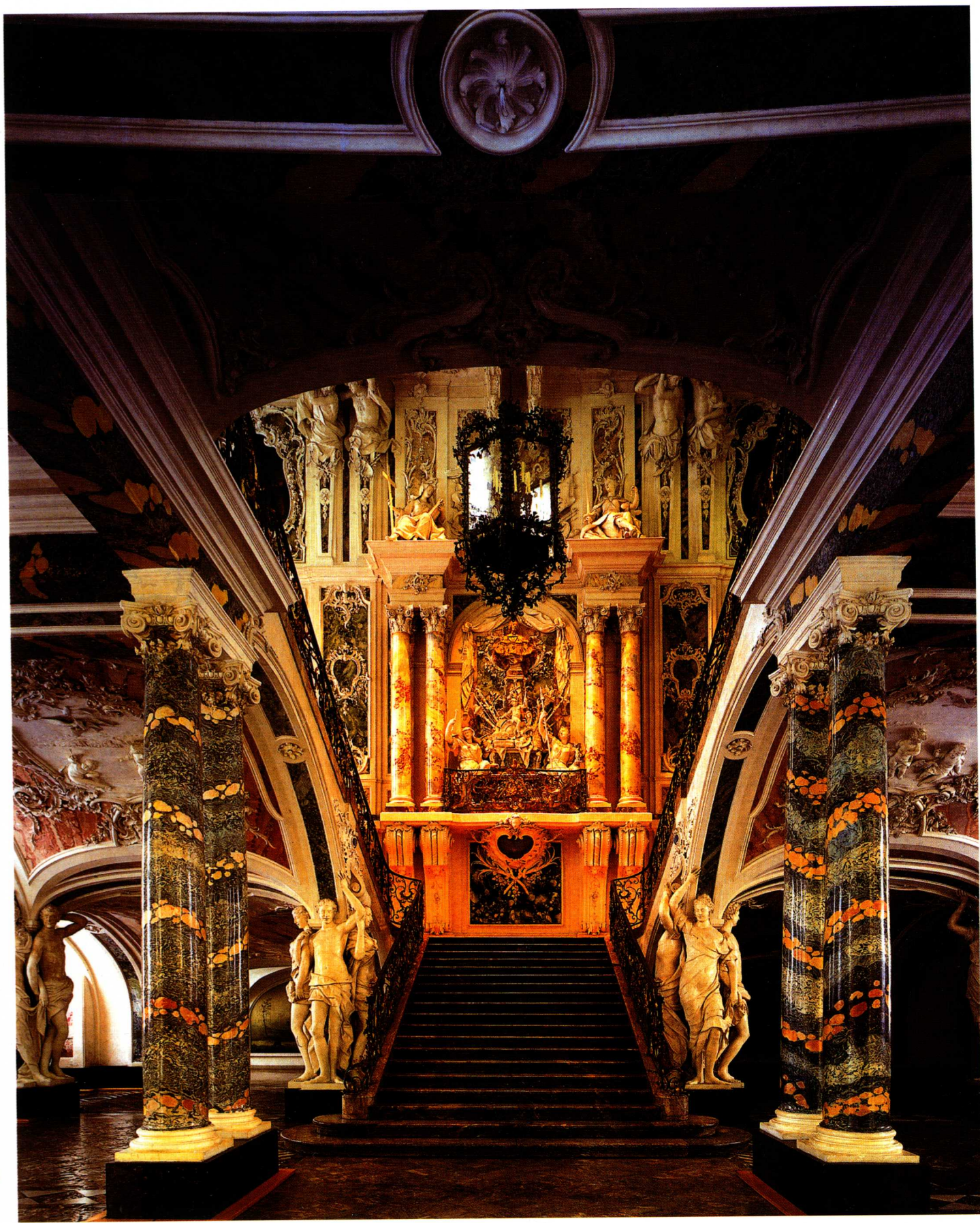


图 5-21 布吕尔 奥古斯图斯堡府邸。楼梯间（1741~1744 年，建筑师约翰·巴尔塔扎·纽曼，壁画卡洛·卡洛内），第一跑楼梯全景



度上加以装饰的门廊。

建于 1728 年的普龙斯托夫领主宅邸（其主人是德特勒夫·冯·布赫瓦尔特，图 5-7），另配了结构和样式与中央形体相同的角上凸出部分。带折线顶楼的屋顶使建筑具有某种庄重的外貌。如果说在这里，采用砖作为主要材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在将近 18 世纪末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尝试使材料的组合方式多样化。就这样，我们看到，在平讷贝格的官邸，角上及中央形

体处的壁柱改用粗面砖砌筑，建筑遂具有更强的造型效果。立面的凸出和凹进部分，屋顶的弯曲廓线，都为建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气。

约 18 世纪中叶建造的博斯特尔庄园，主要受到法国的影响，其造型活泼、华美，完全是洛可可风格的表现。一个两边立有壁柱的双跑大楼梯通向门廊。楼层窗户上置椭圆形饰框，其上弓形山墙伸入到屋顶层面内。对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的领主宅邸来说，椭圆形空



图 5-23 布吕尔 奥古斯图斯堡府邸。楼梯间，第二跑楼梯景色

左页：图 5-22 布吕尔 奥古斯图斯堡府邸。楼梯间，平台近景



间的运用是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它同样具有法国的渊源。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的巴洛克宗教建筑远没有这些领主宅邸精彩，只有一个例外，即基尔附近普罗布斯泰尔哈根教堂的歌坛。最初用毛石砌筑的这个早

期哥特教堂，于 18 世纪进行了扩建。作为其核心的歌坛部分约属 1720 年。大量密集的装饰，和丹普府邸的宴会厅一样，显示出一种意大利式的造型理念。实际上，正是同一位意大利装饰设计师——卡洛·恩里科·布伦诺，在几乎同一时间，主持着普罗布斯泰尔哈根和丹普